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研究^{*1}

一 以皖南地区为例

邵雨 胡力骏 赵洁

提要 在全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为了避免日益普遍的遗产碎片保护、文化肤浅展示等问题，极有必要在以独特地域文化为基础的区域层面进行整体的调查、分析和规划，从而系统完整地保护和利用体现中华文明的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资源文章以皖南地区为例，解析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特征，探讨保护与利用的框架和实施保障制度，探索现阶段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区域视角；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皖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l 1 0 . 16361 / j . upf . 201603012

文章编号 1000 — 3363 (2016) 03 — 0098 — 08

作者简介 邵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nyshao 163 @ 163 . com

胡力骏，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赵洁，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1 研究背景

我国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长期忽视社会人文发展和自然生态承载力，各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厚土”与“中国城乡发展”严重脱节：一方面我国丰厚、多样、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强有力地保护；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发展长期漠视人文建设，普遍缺乏地方特色与个性。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简单照搬城镇发展模式和建设元素，乡土文化和地方传统快速消逝，直接威胁到了我们民族的、地方的文化的“根”，文化保护与复兴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1.1 当前分类分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局限性

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几十年来已经有世界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中国传统村落、风景名胜景区、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种保护类型，建设部门、文化部门和文物部门分管不同的领域（表 1），充分

¹ *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记，忆场所的保护与活化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B139）

体现了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成熟和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然而，这些遗产基本是按单个文物、单个聚落或者单个自然景观物分类型的“点”状的历史文化资源，并且进行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分级保护，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熟知的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表 2）。

表 1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及其主管部门

Tab.1 Categories of heritage and supervisory bodies in China

主管部门	遗产类型
建设部门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名村
	风景名胜区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混合遗产
文化部门	中国传统村落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物部门	文物保护单位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混合遗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表 2 皖南地区各类各级历史文化遗产统计表（单位：处）

Tab.2 Statistical data of heritage in Southern Anhui by category and by level

保护级别	遗产类型	世界级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区县级	小计
	世界遗产	2					2
	文物保护单位		67	232	194	711	1204
其中	古遗址		10	28	42	97	177
	古墓葬		4	17	19	50	90
	石窟寺及石刻		2	12	11	23	48
	古建筑		45	156	81	473	755
	近现代史迹		6	19	39	59	123
	其他				2	9	11
	历史文化名城		2	3			5
	历史文化名镇		5	6			11
	历史文化名村		18	20			38
	中国传统村落		97				97
	历史文化街区		1	2			3
	非物质文化遗产		29	119	236		384
	风景名胜区		6	8			1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由于皖南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积累，其受到法律保护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富集度在全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面对曾经的“历史文化厚土”与现状的大面积乡土文化流失之间的矛盾，这个自上而下的“点”状分类分级保护体系显然捉襟见肘了。根据 2015 年在皖南地区的普查（上海统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5），发现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1.1.1 区域性文化的纵向割裂

由于重视经营遗产的价值，大量普通历史文化资源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被忽视。如以皖南地区的聚落类型历史文化资源为例，目前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2 处，分别为黄山市歙县和宣城市绩溪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3 处，分别为池州市、黄山市黟县和宣城市；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5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6 处；国家及历史文化名村 18 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20 处；中国传统村落三批共有 97 处（图 1）。但是历史上的皖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城市发展就较为成熟，主要的府城或州城共 5 处，即池州、徽州、太平、宁国四府及广德州的治所，主要的县城就有 18 座（郭因，2013），如黟县、绩溪、休宁、祁门、泾县等，而未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村镇则更多。根据调查，未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聚落中虽然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数量未能达到保护级别的要求，但是从空间格局、传统街区、建构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仍然体现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对于这个地方而言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共同构成了皖南地区的乡土文化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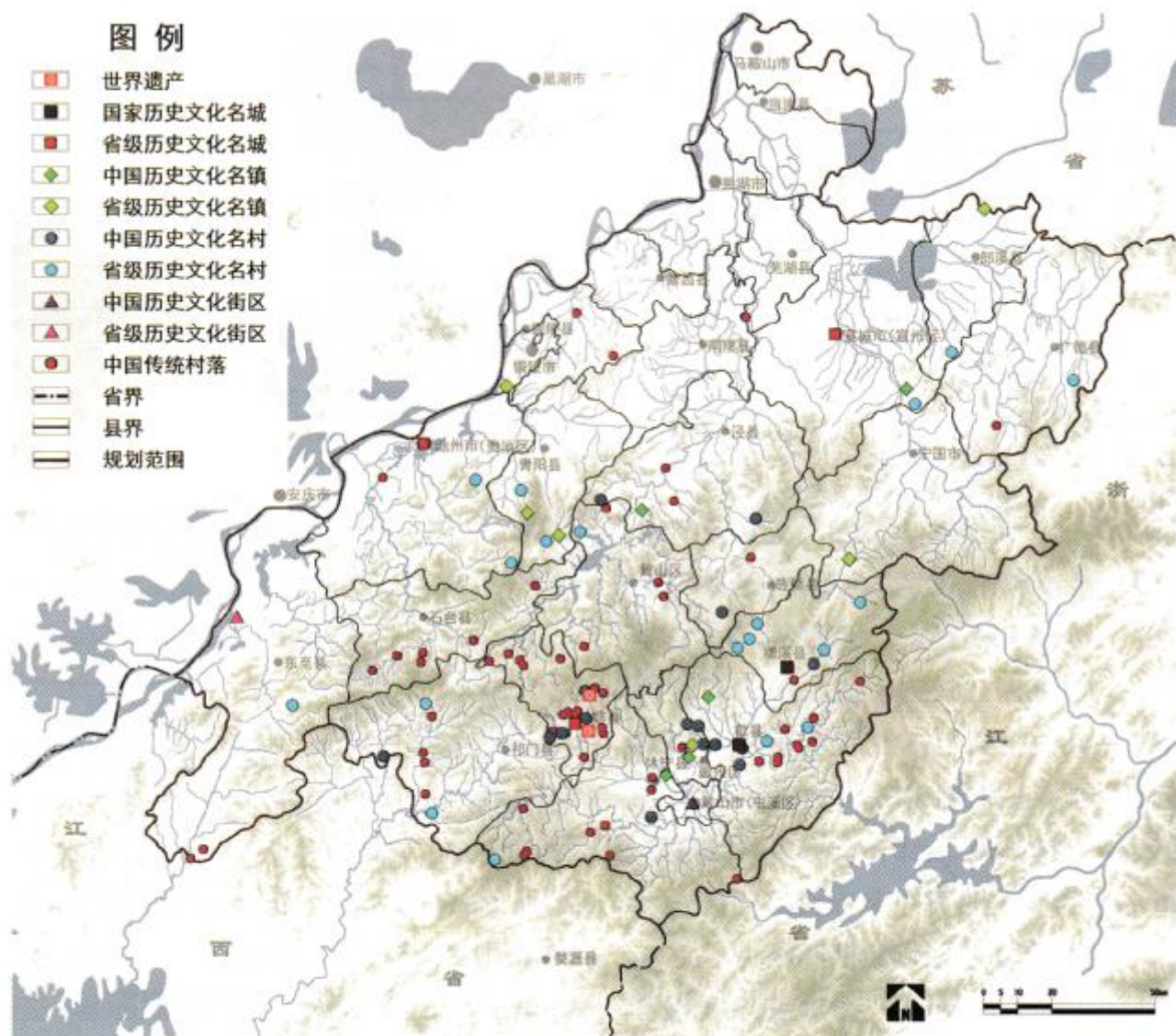


图1 皖南地区受法律保护聚落类资源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 resources protected by legislations of Southern Anhui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诚然，对一个庞大复杂的遗产网络，也很难进行无差异的全部保护（张杰，2015），但是仅注重精英遗产的保护将面临着一方面精英遗产失去其深厚的文化土壤；而另一方面大量的普通乡土遗产面临消失的危险。

1.1.2 区域性文化的横向割裂

一方面，文化保护受到了行政部门责权范围的限制。过去几十年人民通过不断增加遗产的类型来丰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但自觉不自觉地在体系内部认为区分出主体部分与附属部分，加上文化遗产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能划分，遗产类型的分割管理和重复管理现象并存（张兵，2015）。因此，原来相互依存形成完整体系的自然的、人工的、人文的三方面历史文化资源的关联性有被人为割裂的威胁。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保护政策、保护工作、保护经费等各种管理工具无法在整体系统内进行协调，从而使各保护对象之间、物质与非物质的历史文化资源之间、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之间难以取得协调，无法体现更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另一方面，文化保护收到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例如原属古徽州的绩溪，目前属于宣城市，其当前的遗产保护合文化展示体系脱离了原来的文化脉络。更加普遍的现象是跨区域的“线性”历史文化资源，如河道、鼓捣等的历史文化价值长期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缺少相应的保护措施。

1.1.3 遗产保护与地区发展关系的割裂

在皖南地区，个别精英遗产地引进资本发展旅游，但由于资本追逐短期投资回报，从而罔顾更大范围的整体协调。在个别传统村落定位观光旅游或休闲旅游，趋同化和恶性竞争情况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大部分传统村落则出现严重的资源破坏和空心化的现象（图2）。统计数据表明，皖南地区城乡整体进入衰落状态：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土地严重荒废或被城镇化，产业发展步履维艰^①。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皖南地区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都收到外来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皖南地区千百年累积的历史文化资源未被充分纳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中，因而在产业、空间、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整体考虑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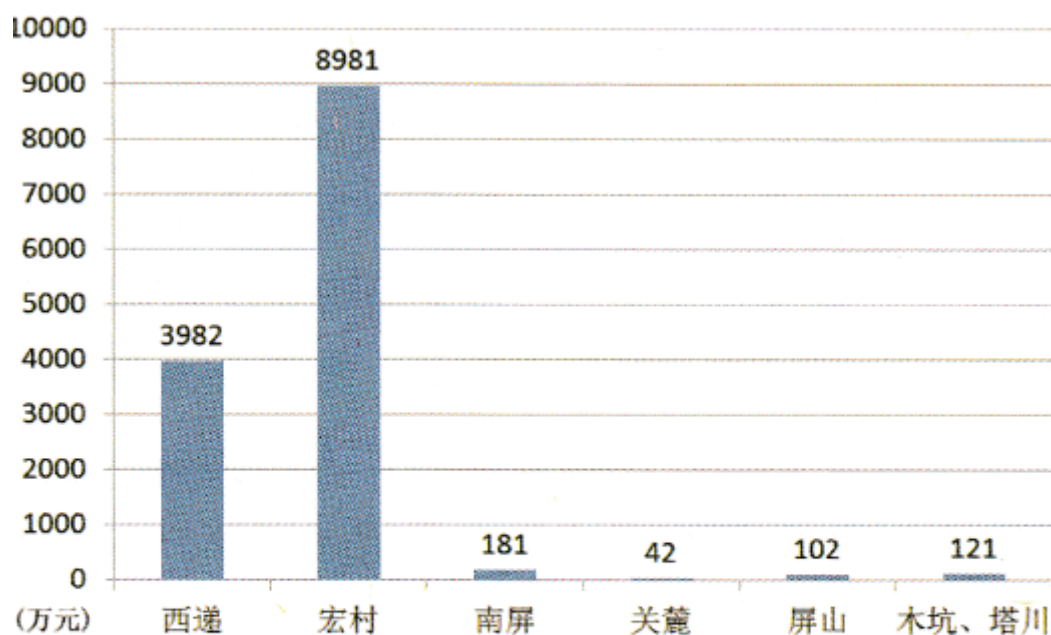


图2 黟县发展旅游的古村落2013年门票收入

Fig.2 Entrance ticket income of ancient villages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of Yi County in 201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同时，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中，自上而下的为了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的鼓励地方发展的政策倾斜由于没有很好地结合地方的历史文化特征，出现了很多建设性破坏。可以说，一方面保护需要的大量资金缺乏，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使用不当。不但没有让当地居民受益，反而破坏了原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并使当地居民增加了负担。比如皖南某传统村落利用政策资金改造的江边的桃花坝破坏了历史老坝，增加了护栏、宫灯、花坛等不适宜元素，并对该村落的風水山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而该村落内大量的传统民居却长期缺乏资金进行修缮（图3）。



图3 皖南某传统村落利用政策资金改造的桃花坝和被破坏的山体

Fig.3 Reconstructed Taohua embankment and broken Fengshui hill in one ancient village of Southern Anhui with financial support

资料来源：作者摄于2015年。

2010年，根据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文非遗发〔2010〕7号），全国已经建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②。而早在2008年，由安徽省牵头，以徽州“一府六县”为核心的徽州文化孕育和发展的主要空间建立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旨在在徽州文化产生、发展、传承的区域对其所承载的文化表现形式，开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的全面的整体性保护工作（张松，2009；盛雪峰，2009；周建明，所萌，岳凤珍，2014）。这个跨省域的文化生态保护的方法特别强调了“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项目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将单一项目、单一形态的保护模式，转变为多种文化表现形式的综合性保护。”但是，由于该保护制度无论从发起还是具体操作主要由文化部门主持，同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和切入点，仅带到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因此，仍未能解决皖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的问题。

因此，如何在现有的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借鉴文化生态保护区已有的打破行政边界的经验，从以单体文物、聚落、自然景观物等“点”的视角转变为“面”的区域视角，以地域文化为基础研究历史文化资源之间的关联性、整体性等问题（张兵，2014），显得尤为重要。

1.2 历史文化资源的概念

历史文化资源这个概念的提出旨在区别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文化遗产这个概念。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中明确“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

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③。这个定义中文化遗产中的物质文化遗产更多指向文物，而且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受到法律保护的精英遗产。本文中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历史上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其自然的、人文的背景。因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概念是相对比较开放的，从内容上包含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资源；从属性上包含自然的、人工的、人文的历史文化资源；从价值上包含具有较高价值的受到保护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大量比较普通的、乡土的尚未受到保护的历史文化资源等。

1.3 皖南地区的概念

皖南地区指今安徽省境内长江以南地区，地域范围涵盖今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黄山、宣城 6 个地级市，面积约为 3.65 万 km²。明朝之前安徽一直划江而治，江南与江北分属不同行政区，因此形成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皖南地区是目前中国历史文化整体认同感强、历史文化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能够清楚地看到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性。

2 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特征

2.1 皖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形成背景

从皖南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其历史文化资源的形成原因包括自然环境、移民聚居、区域建制、产业发展、戈争以及近代开埠等方面因素（王会昌，2010）。

2.1.1 自然因素

皖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呈现出典型的沿江平原区和丘陵山地区两个地理板块：以香隅—殷家汇—青阳—南陵—宣川市—广德一线为界，北面的长江安徽段南岸是沿江平原区，也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组成部分；南侧是丘陵山地区，包括今天的黄山市和宣城、池州的一部分；丘陵山地区自东南至西北有天目—白际山、黄山、九华山 3 条山脉平行排列，呈北东向展布二山地之间，地势低下，为水阳江、青弋江和新安江流经之地，形成了众多的山间盆地，如休歙（徽州）盆地、绩溪盆地、宁国盆地、旌德盆地、泾县盆地、广德盆地等。

山是阻隔的自然要素，形成了相对封闭和安全的大环境；水是流通的自然要素，使得封闭的环境与外界保留了沟通的可能和路径；而众多的山间盆地则构成了可聚族而居的小环境，这是皖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总体特征，也构成了皖南地区两个各有特色的文化板块。沿江平原区是皖南地区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也是战争和近代化的主要发生区域，因此表现出更强的开放性、多样性。丘陵山地区则相对封闭，形成了皖南地区的文化核心区域。

2.1.2 移民因素

西晋“永嘉之乱”（311 年）引发了秦统一中国后第一次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大迁徙，皖南地区成为南迁人口主要聚集区，中原大族、缙绅冠带、田客等纷纷避难迁徙至此。随着多次移民，中原文化不断向南扩张，改变着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如移民家族多带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和士绅背景，很快演变为具有中原士族特征的歙州（徽州）名门望族：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和手工业文明，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儒家文化的融人和发展，文词书画、造纸、制墨、印刷、藏书、讲学等逐渐在这一时代兴盛起来。

2.1.3 政治因素

政治也是皖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历史上定都南京或杭州都会对皖南的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马鞍山一带长期作为南京的“后花园”，而徽州则通过新安江与杭州关系密切。

2.1.4 产业因素

徽商的崛起与发展对皖南地区的发展是一积极因素。与移民因素相似，它是区域人口的积极流动。徽商鼎盛时期，其行迹遍及全国，他们从其他地区带回物质资源的同时，必然也会带回先进的技术、思想，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促进。徽商的成功也促使他们所在的区域在价值认识上走向趋同。

2.1.5 战争因素

战争除了对物质空间破坏，还加剧了地区经济衰败、社会动荡与文化的衰落。皖南地区的沿江平原区经常处在这种状态下，而南部丘陵山地区易守难攻，历史上除了太平天国战争外，这一地区就是战乱中的世外桃源。所以造成了两个子区域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度的差异。

皖南地区历史悠久，独特的自然资源条件与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影响着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继而又影响和形成了区域的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以“网络状”形式彼此关联，以“生命体”形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动态发展的区域文化生态系统。

2.2 “网络状”空间特征

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为基底的“面”，以河网水道、古驿道等交通通道为轴线的“线”和以聚落为领域的“点”共同构成“网络状”空间分布特征（召1 二雨，陈悦，20 11）。

2.2.1 网络节点：建构物、聚落和自然景观物

单体形式存在的建构物可以是聚落的构成要素，也可以是自然景观物的构成要素。但是从区域的视角，建构物与聚落、自然景观物一样，都是构成网络的节点。以聚落为例，皖南地区的聚落有城市、集镇和村落三个层级。

城市是网络节点中最重要的部分。自秦汉郡县制确立以来，与行政建制相应的郡县治所相继筑城二明清时期城市发展较为成熟，主要的府城或州城共 5 处，主要的县城就有 18 座，构成网络中的具有强有力吸引和辐射作用的枢纽。镇的设立多与商贸经济发展有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乡间集市最初往往依托于物资集散地点进行定期的商品交换，继而在这些地方建立经常性商业服务设施，逐渐成长为集镇。如歙县的渔梁坝镇、大溪桥镇，泾县的桃花潭镇、章家渡镇等。皖南地区传统农耕村落最为普遍，以农业耕作、手工业作坊为主，宣城地区地势平坦，水网密集，是历史上灯田的主要区域，因此村落往往与灯田紧密结合，带状均衡分布；徽州地区村落分布在盆地、河谷、山谷中，根据盆地、谷地的腹地广裹程度形成或团块状或带状形态：

这些聚落中的精英部分已经成为现有保护体系的核心内容，但是还有大量的聚落资源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2.2.2 网络连接线：水系航路与驿道

网络中的节点通过或长或短的连接线相互联系，这些连接线往往是水系航路和驿道（图 4）。它们不仅在皖南内部及其周边区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沟通联系的功能，也是皖南发展的重要的生命线，大量的历史聚落也因此而生，因此而衰（马寅集，

2012)。皖南境内北部和南部分属长江流域和新安江流域,两大水系及其大小支流构成皖南的水网和航道系统,在军事、商贸、移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皖南聚落发展的重要轴线。比如作为征集漕粮的主要地区之一,皖南以宣城为集中点,经水阳江汇入青弋江至芜湖,经镇江、江都北仁。新安江流域盛产的木、竹、茶叶、药材等土特产品从屯溪经新安江东运临安(今杭州)。沿水路的港口、码头、渡口所在地以及航道起讫点的水陆枢纽区域逐渐形成商贸市镇,如屯溪、渔梁、深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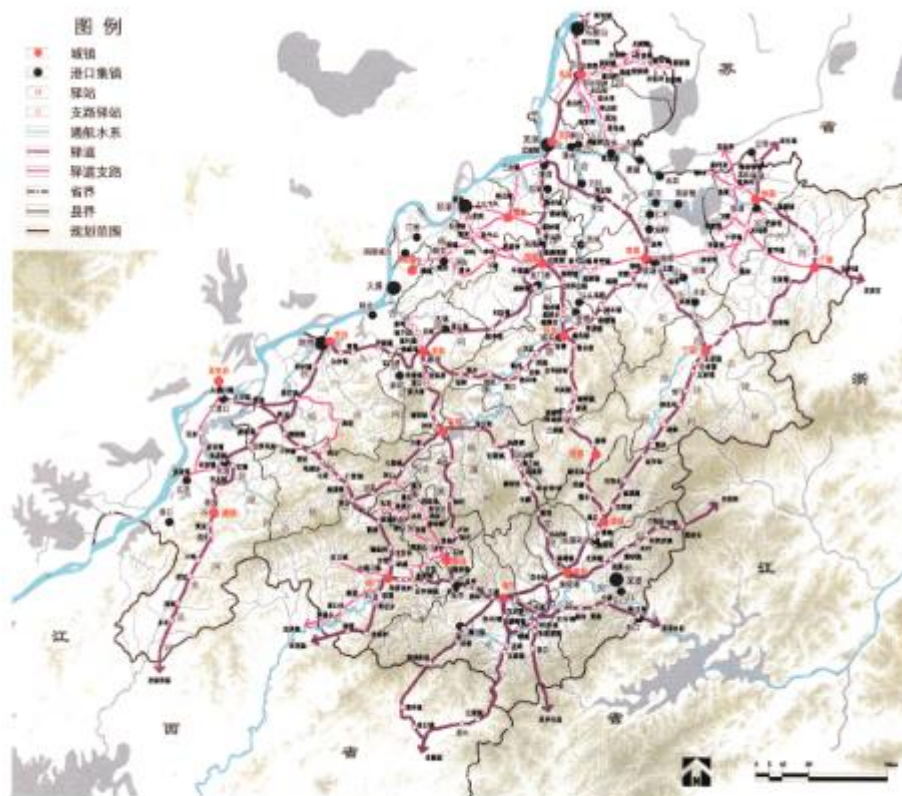


图4 皖南水系航路、驿道与历史聚落空间分布图

Fig.4 Distribution of waterway, post road and historical settlements.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而在陆路方面,自三国凿连岭,以通江浙;隋末凿箬岭,以通太平。从此形成以歙县为中心的九条出境古驿道。明清时期,徽商鼎盛,商运发达,陆路经商贾捐资逐步改善。主要道路基本为各县、府(州)之间和与外界联系道路,包括从徽州府、池州府、宁国府等到省级驻地安庆府、江西省的浮梁、浙江省的开化、杭州的联系通道,也成为徽商进出皖南区域的主要道路,多与水系相依或者相接。沿陆路的县、府(州)、商贸市镇以及驿站、邮铺发展迅速,成为皖南聚落中城镇发展的另外一种轴线。

2.2.3 网络基底: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

区域不仅是由空间上的节点和线性的发展轴线构成的,还有其自然地形地貌和浸润其中的地域文化作为基底。自然地形地貌在前文已经说明了,这里特别说明皖南文化是以徽文化为核心形成的(图5)。



图5 文化源流示意图

Fig.5 Culture source and course of Southern Anhui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从文化源流来看，在吴越文化、中原移民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徽文化，受浙西文化、太湖文化、金陵文化、江淮文化、赣文化等多种其他地域文化影响。反映在现在皖南内部，形成物质空间、民俗曲艺、地方语言，甚至心理认同等各方面的差异。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本土文化结合产生了以儒学为指导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影响在皖南表现得十分突出，尤其是被誉为“程朱网里”、“东南邹鲁”的徽州地区，儒家思想贯穿其学术思想、文化教育、商贾活动、宗族社会等各个方面，使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古徽州地区很长一段时间，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繁荣与昌盛，从而也深刻影响到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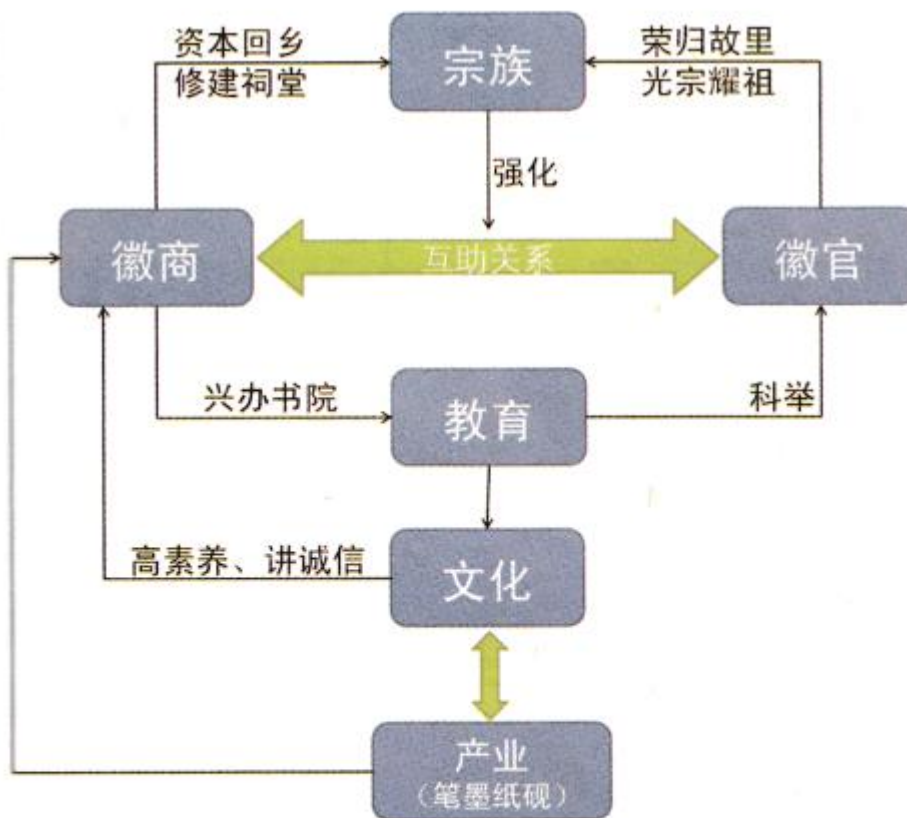


图6 徽文化中宗族、教育、文化、产业的关系示意图

Fig.6 Diagram of relationship of clan, education, culture and activities of Southern Anhui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

2.3 “生命体”发展特征

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是静态存在的，而是呈现出动态发展的生命体特征。一方面，网络中的各个部分本身在动态变化着；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推动个体和整体的发展。

我们在研究单个的城镇、村落的时候，很容易理解其生命体特征。比如其中的建构物是细胞，街巷、水网往往构成了血管。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在整个区域层面也如同一个生命体，城镇、村落等聚落甚至单体建筑是区域层面生命体中的单个细胞；古代水路、陆路驿道和近代铁路等形成的交通网络像传导源一样在细胞之间传递着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等，不断促进着细胞的生长和发展，共同维持着生命体的活力（图7）。比如皖南地区，聚落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这是与这些聚落在该地区的自然条件下，充分利用乡土物产发展形成了非常多样发达的手工业，比如茶叶、瓷器、笔墨纸砚以及丝织品等，再由徽商通过水陆两条通道将这些物品运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甚至国外息息相关，徽商也从而成为雄踞中国商界三百余年的一支商业劲旅。而徽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大量财富运回皖南购置土地、建祠堂、修族谱、设义学、办书院等活动，从而使得各个

聚落更加蓬勃发展。区域内不同的聚落的产业往往又处于产业链的上下游，形成集聚效应，因此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



图7 单个聚落和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生命体特征图

Fig.7 Diagram of features of living entities from a single settlement to an entire region.

资料来源：网络。

可以看到，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形成并不是某一个城镇、一个村落或者某一个家族就可以形成的，而是在这个独特的自然和历史环境条件下，个体分工协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群体共同发展的结果。这种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动态发展的“生命体”特征是我们今天进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重要基本认知，能够更好地思考资源保护与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重视单个建筑或者单个聚落的保护与利用，因此很容易陷入静态割裂的状态。

3 区域视角下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与利用

当前，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的高度的重视。如何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阶段使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又能够带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课题。因此，从区域层面研究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地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进行这样的研究和规划需要解决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3.1 建立区域性保护框架

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城、名镇、名村、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点状”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加强调“面”状的地形地貌和地域文化基底，以河网水道、古驿道等构成的文化线路，和以建构筑物、聚落和自然景观物构成的文化点彼此关联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的区域文化生态系统（表3）。它们是该地区“历史文化厚土”的根本，也是地区基于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整体价值远远大于单个“点”或者“线”。因此保护对象上不仅包括了人工的物质形态遗产资源，也包括作为背景要素与环境所需的自然生态资源、人文资源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表3 皖南历史文化资源构成表

Tab.3 Composi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Southern Anhui

	文化点			文化线路	文化基底
	建(构)筑物	聚落	自然景观物	古道、水系	
物质历史 文化资源	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 皖南古民居 ^④ 徽州古建筑 ^⑤ 其他乡土建构筑物	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村落 其他特色聚落	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 其他自然景观物	徽州古道、新安 江等	地形地貌
非物质 历史文化资源	以徽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地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人、事件等历史文化信息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皖南整个文化圈内，根据南北两个地理板块可以分为两个文化子区域：沿江文化区和徽文化核心区。在每个子区域内部根据地形地貌的特征和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和富集程度还可以再细分为若干个文化板块或者文化单元，以进行更具有操作性的保护。

以往的遗产保护工作主要着眼于个体聚落或建筑的保护，而建立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框架需要打破行政界限，根据历史文化资源的形成机制、特征和保护现状，建立“网络化”的保护框架，合理确定区域保护工作的空间格局，明确管控措施，从而既系统、又有重点地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比如对区域山地丘陵环境保护、山间盆地河谷田园环境保护、重要水道环境保护、湖泊环境保护、聚落结构和聚落本体的保护，等等（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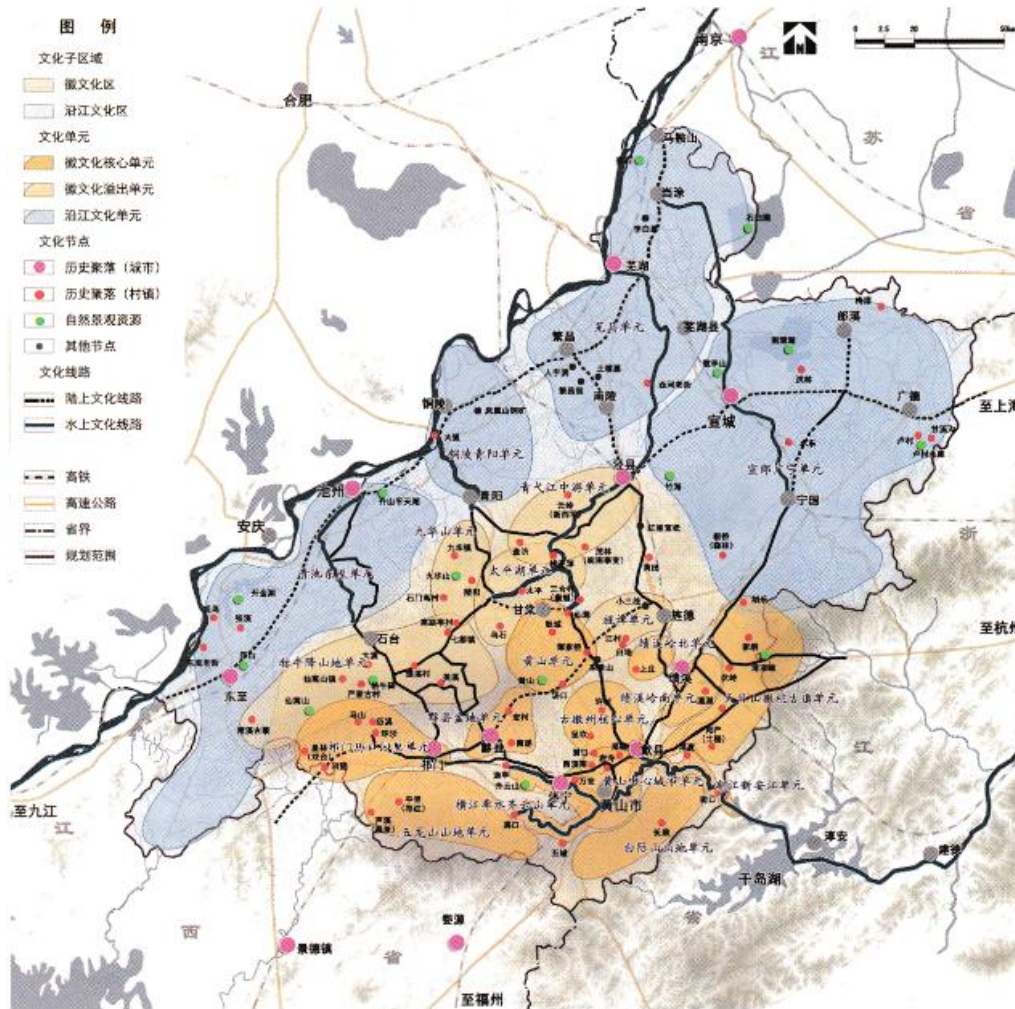


图8 皖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框架图

Fig.8 Conservation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Southern Anhui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3.2 建立管理协调机制

在现实中，与历史文化资源分布相关的边界与行政边界往往不相重合，而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管理行为，以及“条状”为主的管理模式导致同一文化区域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保护与发展管理中被割裂，从而无法体现完整的地域文化特色，并谋求区域共同发展。

因此对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利用必须打破现有的行政边界和“条状”管理模式，围绕地域文化传承、历史文化资源形成机制和特征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应当建立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管理平台，在明确省、市、县、镇村四级管理目标和工作重点，明晰职责的同时，建立管理协调机制。比如对文化线路、文化单元、文化板块进行整体的保护规划、管理和监测的机制等。

3.3 探索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利用模式创新

以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价值和“生命体”特征认知为基础，研究从地方垄断和竞争性地开发历史文化资源的方式向区域差异性共享和协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方式转变。在体现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同时，探索区域性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全面

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以皖南地区黔县盆地特色单元为例，这个盆地内除了名声在外的西递、宏村两个世界遗产地以外，其黄山山脉的背景、纵横交错的水网、建制悠久的古县城、广袤宜人的田园和大量集中分布古村落，构成“山、水、城、田、村”的整体格局。目前西递、宏村等传统村落得到了保护，但是整体格局以及其中的很多“点”和“线”历史文化资源，正在被不恰当的产业发展、过境重要交通设施建设等破坏。因此在该盆地单元内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城镇化、道路交通、景观控制等方面的引导。如通过特殊的特色农业扶持政策，保护盆地的田园基底；调整盆地内交通组织，规避不恰当的重大交通设施，以历史交通轴线为基础构建以县城为核心、主要村落为节点的网络状交通结构；采取组团方式控制和引导聚落空间和产业发展，发展乡村间多元协作的旅游等，从而达到以乡促城，以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推动城乡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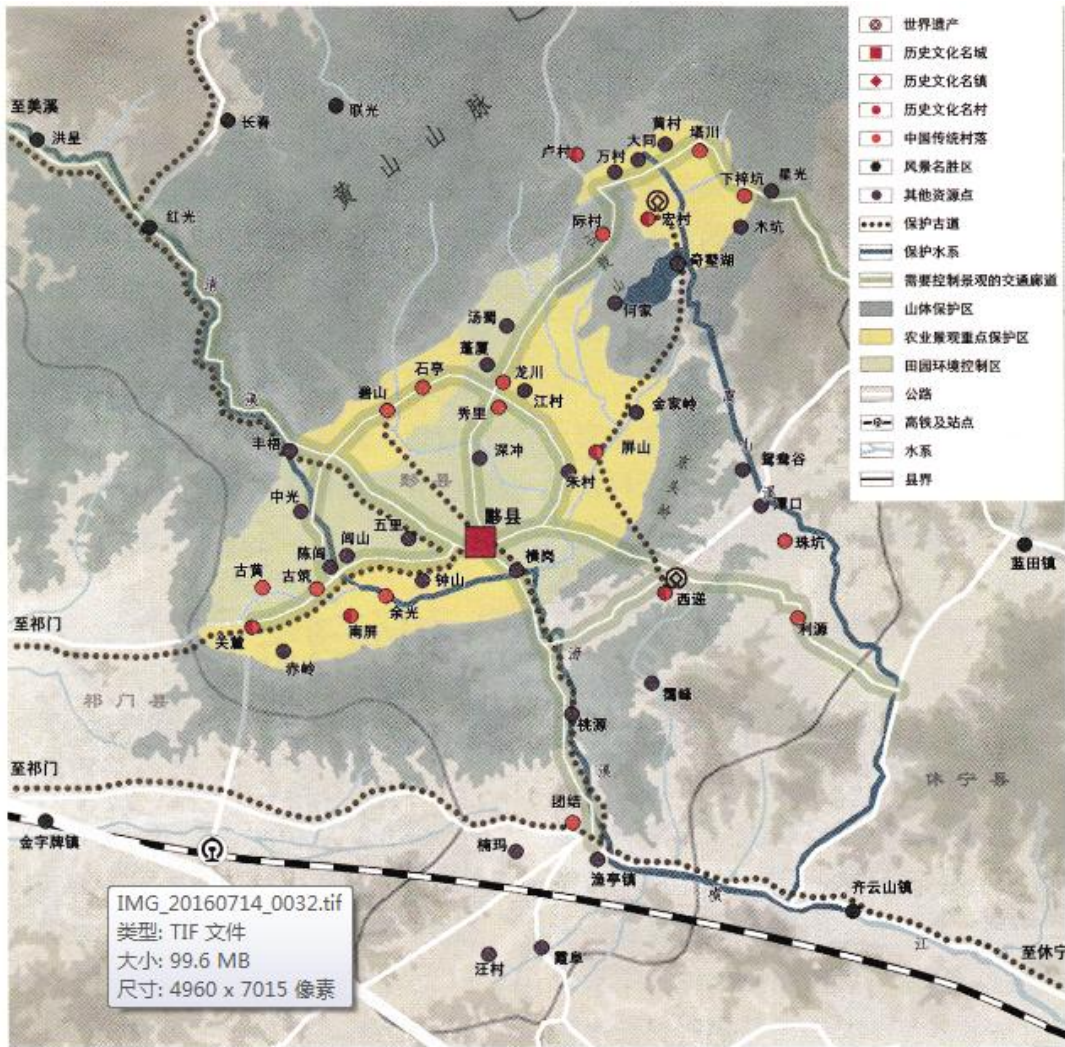


图9 黔县盆地保护与发展策略图

Fig.9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Yi County Basin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4 结语

随着社会对保护工作的认识提高，区域性保护的意义逐渐受到重视。如 2014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同意开展皖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编制试点工作的函》中就指出“开展皖南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编制试点工作，探索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整体保护和开发利用，对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以“区域”作

为历史文化资源科学整体性保护的框架，改变以往按行政区划、资源类型各自为政的保护方式，向系统性、整体性保护转变，建立区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一体化战略，为国家、省级政府在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感谢安徽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吴晓勤副厅长、高冰松总工以及皖南地区各市县镇村相关部门的信任和支持。

注释

① 皖南地区经济发展受阻，大部分依靠外部打工收入：农业方面，传统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弱势，农业的增长受土地条件和需求约束，通过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来增加农民收入非常有限，在宏观农产品处于劣势的环境下，单一区域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潜力有限；工业方面，皖南传统手工制造业走向衰败，解放以后产生的小三线工业大部分消亡，皖南自身工业基础薄弱，同时缺乏人才优势和区位优势，工业现代化滞后并缺乏动力。服务业方面，尽管旅游经济有一定基础和特色，但是发展不均衡情况非常突出。根据调查，皖南地区发展旅游的 119 个村落中，第三产业收入所占比重达到 30 % 的只有 14 个，从经济角度讲，旅游发展并未给传统村落带来很显著的经济效应。

②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安徽省和江西省在 2008 年设立了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③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 号）中明确：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④ 根据《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2004），皖南古民居是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 1911 年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宅、祠堂、牌坊、书院、楼、台、亭、阁等民用建筑物。黄山市在具体实施时提出，对经市文物部门认定具有特殊价值的古民居，年限延长至 1949 年。

⑤ 2014 年开始，黄山市实行“徽州古建筑保护工程”，在原皖南古民居的概念基础上，将徽州古建筑的涵盖范围扩大为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书院、古戏台、古码头、古塔、古桥、古亭、古道、古井、古碑。

参考文献

- [1] 郭因.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M] .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 [2] 马寅集. 徽州古道文化线路研究[D] .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1）12 .
- [3] 邵甬，陈悦. 华东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特征及保护规划研究[J] . 城市规划学刊，2011（5）：102 — 110 .
- [4] 盛学峰. 关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考 — 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为例[J] . 生态经济，2009（7）：146 — 149 .

-
- [5]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安徽皖南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 [R] , 2015 .
- [6]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 [M]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 [7] 张兵.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 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 [J] . 城市规划学刊, 2015 (6) : 5 — 11 .
- [8] 张兵. 历史城镇整体保护中的“关联性”与“系统方法”— 对“历史性城市景观”概念的观察和思考 [J] . 城市规划, 2014 (S2) : 42 — 48 .
- [9] 张杰. 论中国历史城市遗产网络的保护 [J] . 上海城市规划, 2015 (6) : 23 — 29 .
- [10] 周建明, 所萌, 岳凤珍.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论基础与规划特征 [J] . 城市规划, 2014 (52) : 49 — 54 .
- [11] 张松. 文化生态的区域性保护策略探讨— 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J] .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 27 — 35 .